



世說新語卷之

宋

劉義慶

撰

文學第四

宋

撰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
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
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
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
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

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

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箬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

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
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
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
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
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
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
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拉望時談客盈
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
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
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
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
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
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

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問曰夫無者
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
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
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
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
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

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
此俱暢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
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
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
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
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

在此君可往問今也惡裴或又亦也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
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卽以王
理難裴理還復申并並亦備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
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
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
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兩前皆對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
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
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齧噉鐵
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
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
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
肓之疾今言不在昔樂亦不野情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

曰了不異人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
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
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
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
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
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

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
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
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
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
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
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
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

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

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與公身史下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

此病篤遂不起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
無所不入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
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竝
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
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旣共清言遂

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
賢略無所關旣彼我相盡丞相乃歎
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
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
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
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
顧看兩王掾輒髮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
論以示謝牙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
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
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外輿列五言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
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
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
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

問如牖中窺日語集始錄林公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
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殷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
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
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
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

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中與謝郎拭
面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
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
以一卦爲限邪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
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
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

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
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
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
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
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
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
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

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
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
决鼻牛人當穿卿頰夫論對天論古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
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
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
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
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

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殷中軍嘗至劉君所清言良久殷理
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
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
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
之勢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

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曾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

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冰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本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至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人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許大不

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
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
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
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
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
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
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資苑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

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
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
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
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
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
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

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
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
在或謂姪百謝車騎在安西艱中林道人往就語
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
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
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

語不太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
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
多年君義言了了長進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
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
不得今小品猶存後下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
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

之功尚不可誣。全執或或不然。則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
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
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
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
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
復通。弟子如言請支公。正值講。因謹
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

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人以此爲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
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
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
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
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
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

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
往參詣由是知之
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
形萬形來入眼不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
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
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
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
維摩詰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
品恨此語少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
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
峻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
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
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
暹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定命遠猷辰
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
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
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
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

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
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
暘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
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還劉曰
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
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
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
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

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
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
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
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旣不可留
此集固亦難常常共言詠以寫其懷
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

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
通作七首許語敘致精麗才藻竒拔
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
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
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
才峰秀逸旣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
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
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
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
形孫語道合意氣于雲一坐咸不安
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
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卽迎真長
孫意已不如真長旣至先令孫自敘
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
便作柔面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

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
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
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在邪王曰如
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
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
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

處不傳一言及於情目及當其其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甚精
解唯至事數處不解遇見一道人問
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
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
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

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見壻孚
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殷仲
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孚雅善理義
乃與仲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
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
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
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
本閒強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始發
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卽於坐
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
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弟子都
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
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
餘後但下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
云此乃是君轉解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
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
羹漉菽以爲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
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
有慚色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
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
空鄭冲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
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
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其爲神筆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
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
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

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
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
歛衽讚述焉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
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
當得君意樂爲述也所以爲讓標位
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

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
之旨則無以成斯矣祖以爲難對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
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
此遂作家風詩意原似高神筆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
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
然增伉儷之重公皇南籍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
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
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登此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
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
更思吾論爾後竟不言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
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

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
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
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
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
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賦之
闡更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
于時以為名賞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
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
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
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
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

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
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
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玉何如答云
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
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
秋品評卓逸潘祖文又生靈靈亮
孫興公云三都一京五經鼓吹
謝太傅問主簿陸遐張憑何以作母

誄而不作父誄遐答曰故當是丈大
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
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
足參微言南中贊然每至封回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
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梁陳云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

絕時人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
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
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
應是我輩語答云是始不謂非也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
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不醜
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

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佑
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
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
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
詩因此相要太相賞得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
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

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
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
亦作知卿當無所名賢至佳句既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旣成公
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
云恨少一旬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卽
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

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
此事推袁東亭頌惜不與公時對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
裁爲負版絳非無文采酷無裁製袁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
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
彥伯遂以箸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旣伏閣下桓令人

竊取其白事東亭卽於閣下更作無
復向一字後書論與徐公生反小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
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
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後書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
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

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
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
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
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讚後書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
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
以高竒見貴

殷仲文天才宏瞻而讀書不甚廣博

亮歎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
不減班固貴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
遇象能鮮卽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
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
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
爲佳

桓玄嘗登沅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
王孝伯作詠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
一坐之間詠以之成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
國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
在聽事上版至卽答版後皆粲然成
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兖州別駕從京

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
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
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
遲卽用爲記室叅軍孟昶爲劉牢之
主簿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日賴
卿坐之間者以文爲最

方正第五位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
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
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
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
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
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
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
方入問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

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
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
志猶存世林旣以忤昔見疎位不配
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
其見禮如此委而志亦未嘗與宗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賊容帝問曰朕
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
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

色問精博之異曰自一夫大難於
郭伯濟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
有戰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
當并誅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
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
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
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
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

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
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
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
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
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
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
遣閒謀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

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
辛佐治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為廷尉鍾
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
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
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
本母前宴飲本弟騫行還徑入至堂

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司馬文王
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
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
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
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
皇太子聖質如初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
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
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
呼靚旣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
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
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
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

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
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
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
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
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預
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旣名
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

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
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徃大夏
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
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
榻坐時亦有裴叔則羊祜舒後至曰
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杜
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旣而俱還

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和嶠爲令
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
勗諂諛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得去監令
各給車自此始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覓
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

乃云勝山公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
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
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
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請劉
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
何如於是卽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
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

絕雄曰古之君子進入以禮退人以
禮今之君子進入若將加諸鄰退人
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
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
之齊王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
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葛旼董艾等
共論時宜旼等白問嵇侍中善於絲

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
受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
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
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
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
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
之心也旼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

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瑱士龍
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
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
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
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
太傅長史乃版以叅相國軍事使
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

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
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
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
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有人止之宣子曰社
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
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竝苦爭懇切惟

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

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恢兒娶鄧攸女子時對尚書

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及恢亡遂婚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曰奴我目笑之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

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
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
其背曰奴好自愛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
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
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
狽來始入戶刁下床對之大泣說伯
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

易於戶側旣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
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
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
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
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
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
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

若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
顧因移勸桂而語桂曰詎可便作棟
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
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
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
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
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後
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
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
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
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
廷處仲狼抗剛懷王平子何在

世說新語卷之三終

世說新語卷之四

宋劉義慶撰

方正第五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
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
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
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
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

日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
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使從
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
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
可稱爲孝

卦無可與浴有氣則帝意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
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
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

此負公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
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
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
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
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
而進矣

庚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
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
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
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
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
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
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

於識者猶憎其眼
蘇子高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
爲丹陽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
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竝蒙
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
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
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
去諸公亦止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
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
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
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願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
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
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旣得錄

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
之願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願曰梅仲
真鄰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
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成帝
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
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

康帝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有慙色

陳於文外蘇若林燕蔡公表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

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

謝安嘗與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謝安嘗與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
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
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桓甚有
恨容甚至無之流淚與劉不相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
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
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非郭圍其良
王中郎年少時江彪爲僕射領選欲

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
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
江聞而止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
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
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
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旣云堪何爲復
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類自美事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元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都無言宣

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並思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俗不封效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

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
食不須陶胡奴米甚貧乏固時及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
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
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
及劉尹時爲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
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
能捉杖打人不易不意答曰會稽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
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
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
形色加人不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
何以不諫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
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
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
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
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
王文度爲相公長史時相爲兒求王
女王許咨藍田旣還藍田愛念文度
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相求

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
見文度已復癡畏相溫面兵那可嫁
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
婚處相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
耳後相女遂嫁文度兒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携浦見
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
小兒廼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

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真長遂拂衣而去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
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卽
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至閉語謝故
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大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

謝送版使一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
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
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
王恭欲請江廬奴爲長史晨往詣江
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
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
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

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
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
量固爲難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
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
人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
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

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一宮何
小子之有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後遇於范
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張因正坐歛
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
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
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
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

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
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
愧色雅量第六不惟期大矣望與夫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
雍盛集僚屬自圍棊外啓信至而無
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
搯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

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
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
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
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
文王亦尋悔焉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

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于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笈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

儀同三司大將軍舉對面共面夾甫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

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止不受氣其書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

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

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
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
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
之心與子嵩論公事於無衣而問外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
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
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為動色
徐曰白眼兒遂作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
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
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
君雅志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
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
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
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何所稍嚴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
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凡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遥集好屐並恒自
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
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
兩小麓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
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
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閒曠於是

勝負始分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
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
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
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
亦難得眠處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

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
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
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
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
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命歟不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叅軍名
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
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

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
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
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
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
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甍
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
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
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

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減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

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

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
出下策耳西酒轉目豎面臨陣曰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
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
邊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旣過反還指
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
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旣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
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桅
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
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迺
安石與簡文大率共燿密令入水與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
安妻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
策良馬盛輿律阮語女聞庾郎能騎

我何由得見婦告翼翼便爲於道開
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
若不五西曹出未最敏耳武長愷薄
宣武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在輿
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
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
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籍中飲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

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
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栢宣武與郝超議芟夷朝臣條牒
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于坦
之入擲疏示之郝猶在帳內謝都無
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郝
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
郝生可謂入幕賓也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
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
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
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旣風
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回於是
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

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
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
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
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相憚其曠
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
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旣未

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
俄頃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
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
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
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
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
不覺曠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

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
後二人俱不介意而備之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
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
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
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旣當遠別
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

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
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
曰謝奉故是奇士書豈東樞大書也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
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
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
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

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
不異於常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
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
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
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魂近境謝太傅謂子敬曰可
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
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
中釣碣耳何敢譎張謝徐撫掌而笑
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
也王僧彌曾具坐一室土炭祭火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旣承藉有美
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

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止賓客卽相
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
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
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
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
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
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
流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
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王讀殷
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
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
失當為之歎因曰陳國亦大公然肉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雋才與謝益壽
相好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

曙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
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詠
矚自若謝與王叙寒溫數語畢還與
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
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
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
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
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命申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
羣雄虎爭揆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
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
矣不見君富貴以子孫相累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荆
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君中國能
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

方之主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
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
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虚心於子
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
所以下廉頗也傳曰夏侯太初志大
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

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
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
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
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
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然于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修
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
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

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
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
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
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
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
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出史不富
王夷甫父又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
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

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
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
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
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
子也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
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
人所食

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
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
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
迺曰賴有此耳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
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
餘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耳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先為臨沂冷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人謂其言固獨矣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

諸人當時竝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
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
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
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
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
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
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

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旣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
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
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
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江
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
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
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

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睩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旣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确然之志旣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朝廷
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栢
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
恐不可復制栢溫劉尹之志
栢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
蜀旣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
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
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言李蓋王長

謝公在東山畜妓蘭文曰安石必出
旣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旣
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
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
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栢宣
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
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旣

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
愛憎匿善不齊蓋報與不之圖亦不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
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
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
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
不得復云為名不與人不與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

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

郝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
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
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傅亮兄弟
也同淵無以之鑿置雅于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
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
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

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
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
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鄆陰是時
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
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
集怕命之胤長又爲相宣武所知清
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
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
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
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
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
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
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
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

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
迺是國之非徵曰對國未深仲堪曰
曰賞譽第八社公熱風云錄不自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
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曰本直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亦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
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

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蹇
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
之風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
雀之網所能羅也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吏部郎闕文
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

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
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
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
滯才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

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
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
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齊靡所不
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羊至界
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旣見歎曰羊叔
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
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旣去郭

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
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歛
其寶莫知名其器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
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
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
廼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
欲萬物不能移也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
來未有此人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
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

自然是風塵外物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
兒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
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
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
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
精微濟先略無子至之敬既聞其言
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
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

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
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
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
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
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
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
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
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

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
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
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
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
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
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

張華見褚陶語於平原曰君兄弟龍

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
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翻
不鳴不躍者耳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
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又朱永長理
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
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
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

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
裴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
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
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
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
爲緇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
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

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
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
終嘏漢字冲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
並是王安豐女婿宏真長祖也洛中
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孫與邢喬
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竒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平六本...
 大...
 太...
 至...
 之...
 薄...
 亦...

世說新語卷之四終
長洲章扞寫刻

